

一周书情

解密“时光之书”
关联思想和肚皮

齐峻

《红书》



[瑞士]荣格 原著 [英]索努·沙姆达萨尼 编译 周党伟 译
机械工业出版社

该书可以被视为荣格的私人日记，记录了他在1914~1930年间的“自我实验”，荣格曾为它花费16年时间精心雕琢，将它视为自己后期著作的核心与关键来源。在此之后，他却又令费解地突然中断了继续写作，将之束之高阁。直到荣格去世后几十年，荣格继承人协会才授权委托资深荣格学者索努·沙姆达萨尼教授进行编辑、翻译、出版。索努教授为《红书》耗费了13年的心血，才终于使得它面世出版。这本充满神秘色彩的“时光之书”，为充分理解荣格的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纪元。它打开了一扇独一无二的窗口，让世人可以看到荣格是如何在他生命中的特殊时期修复了他的灵魂，继续研究心理学，从而成为一代大师的。不论是它在荣格一生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，还是作为一件艺术品，《红书》的出版都堪称一个里程碑。

《哲学家的肚子》



[法]米歇尔·翁弗雷 著 林泉喜 译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当哲学家思考时，他们常忘记自己的身体，特别是进食时身体里累积的东西。然而，在思想与肚子之间，存在着由类同和互证编就的复杂网络，而这会被错误地忽略，如果不喜欢生章鱼，第欧根尼会是文明和文明实践的敌人吗？如果《社会契约论》作者卢梭的日常食谱里只有奶制品，他会赞颂朴素的饮食吗？萨特的噩梦充斥着螃蟹，他难道没有终其一生在理论上憎恶甲壳动物吗？在这本尼采式的哲学随笔里，米歇尔·翁弗雷将哲学尊严重新赋予鳕鱼、大麦羹、葡萄酒、烤香肠、添加香气或古龙水的咖啡。而从傅立叶到马利奈蒂，从康德到存在主义的理念，看起来都不像通往快乐的知识之路。本书是饮食理性批判？还是“饮食学”初稿？翁弗雷说，我们首先要忽然发现食物，然后让身体从食物出发，追上其精神并对之发号施令。

《生育对话录》



宋涵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

本书诚实地探讨了女性生育困惑，那些女性关心的问题，如对女性身份的认知、对婚姻的理解、对亲情的感受、对选择的惶恐等都能在本书里找到思考角度和解答之法，经历了生育的迷思，人们对生命有一个确信。16人对话的写作形式，每个人一种身份，从女性主义者专家到全职太太，从丁克族到新手妈妈，每个人都带来一个新故事一种新视角，给读者真实、坦诚的阅读感受。从问自己到问生命，宋涵陪伴着我们走过一个女人从单身到妈妈的过程，在生命的惊涛骇浪上，让我们有一个清醒而暖心的智性之辨。

重拾古典诗歌的精神内涵

康震

(青年长江学者，百家讲坛知名学者。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之一)

我们今天总说，诗歌是一种抒情的文学形式，其实，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。无论古今，诗歌最主要的作用是“抒情达意”。拆开来说，就是“感情作用”和“社会作用”。任何一首诗歌，其核心一定要表达某种情感，但同时也通过这种表达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。就像孔子说“兴观群怨”，“兴”就是感发生情，这是情感的作用，“观、群、怨”都和诗歌的社会作用有关。

今天我们用纯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诗歌，更强调的是诗歌的感情作用。其实，在古人的生活中，诗歌的社会功能往往更加重要。诗歌是古代的士人们谋求出路的重要途径，也是他们相互交际的重要工具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，诗歌在古代社会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。

今天的诗歌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显然不再具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了，不仅是古诗，所有的诗歌，阅读和写作的人也在大量减少。

古人对于诗词的教育始终处于一种特别重视的地位，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。孔子教学就用《诗三百》，汉代开始就把《诗三百》列为“经”了，唐宋以后，近体诗更是跟考试挂上了钩。诗歌在古代既是人才选拔、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，又是君子修身养性的重要教育资源，因此，诗歌的教育、诗歌艺术的教育就成了古代文人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素。但是，诗词的教育在当代，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要素，它只是在基础教育阶段作为一个课程出现的，只涉及古代诗词文化的一小部分。既然诗词在当代生活中已不再具有实用性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重新推动古典诗词的普及呢？

实用性不能代表一个文化现象的全部价值。

古典诗歌既是艺术的产品又是历史的产物，它的容量很大。从艺术上来说，它蕴含着中国古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内涵，体现着古代人的意志、情感和趣味。从历史文本的角度来讲，通过古典诗歌，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到一些古人的生活情境和思想情感，并基于此而进一步了解古代的社会与生活。

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，也是一种特有的记忆历史的方式。通过读史书，或通过读哲学著作来了解中华民族，与通过读诗词来了解中华民族，这是完全不同的角度，也会有完全不同的收获。

古典诗词中记录着中华民族对自我的表达、对世界的表达，它从一个更敏感的层次上来展现这个民族的特性。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，没有必要去苛求你必须去掌握过去的表达方式、表达技巧；但是我们可以表达一种意愿；如果你能掌握这种方式的话，也许能够使你的存在更接近于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。

(王宝非 整理)

稿费涨了，文学的“春天”还远

邓崎凡

新春伊始，严肃文学第一大刊《人民文学》涨幅的好消息让广大文学青年“喜大普奔”。联系到近两年国内许多文学期刊的稿酬的“涨声一片”，有乐观的“文青”预测，他们的“春天”来了。有人号召“撸起袖子加油写”，好像“鬻文为生”成为可能了。

不过，细想之下，我却难有这样的乐观。稿酬上涨最多算得上是一股暖风，离“春天”还远着了。

《人民文学》的好消息是这样的，从2017年开始，该杂志优秀稿件稿酬为800元/千字，其他稿件也平均在500元/千字左右。早些时候《收获》也再次提高稿酬，目前稿酬为600~800元/千字，特别好的稿子可达每千字1000元。而《上海文学》《收获》《诗刊》等刊物也有涨稿酬之举。

这轮融资上涨最大的特点是迈入了“千字千元”的时代。按此标准掐指一算，一篇3万字的中篇小说，光稿酬就是3万元！

目前的稿酬标准是根据国家版权局2014年最新施行的《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》，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每千字80元至300元。1999年的《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》则是每千字30元到100元。

长期低稿酬曾成为不少人的“槽点”，名作家也不例外。《芳草》主编、著名作家刘醒龙曾收到外地刊物一张50元的稿费单。他苦笑：一篇千余字散文，也就够吃一顿日常套餐。

“文学价值”的失落，不仅让拿了“巨额”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莫言感叹奖金的一半也就够在北京五环外买套房，更让许多普通文学“老青年”和“小青年”们逃离了文学的“庇护所”。

然而，过去的黄金时代总难以忘记，鲁迅的稿费能轻松在市中心买房，上世纪80年代稿费能抵几个月工资。回忆不一而足，总之，冬天里，大家总盼着春天快些到来。

此次“涨”潮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，恰逢其时。

可惜，如果再冷静地深入地了解一下，就不得不

承认，这“涨”潮并没有带来“春天”。

此轮纯文学刊物稿费的普遍上调，并不是因为文学有“市场”了，也不是因为刊物的盈利能力提升有钱了，而是因为政府专项资金的资助。

早在2011年，包括《上海文学》《收获》等在内的文学期刊，就在上海市委宣传部“文学发展基金”专项资助下，首次将稿酬标准提高至每千字500元，一跃成为国内的“稿酬高地”，引发全国文学期刊的稿酬改革。细数后来的《花城》《人民文学》等多家纯文学刊物，资金来源都是类似的资助。

这种“输血式”资助，当然是好事。不过，指望资助资金来提升稿酬，带来写作者甚至是文学的“春天”则是痴人说梦了。

仅就目前“千字千元”的标准来说，离“文学青年”以此为生“赚钱养家”的目标也还相去甚远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账不必细算，要知道有能力开出“千字千元”标准的刊物都是重量级，普通刊物的稿酬依然很低。而一篇微信公众号上的“热文”，获得数万数十万的“打赏”是家常便饭。说“千字千元”的稿酬就是文学青年的“春天”，差的还远了。

再者，“输血式”的资助能否支撑稿酬无限的上涨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，别说“千字千元”的标准，就是日后“千字万元”，如果稿酬也仅依靠这种“输血式”的资助上涨，也难言“春天”。

在我看来，真正的“春天”是，有一天，读者们自愿花钱去买这些刊物读，买来文章读，作者不仅稿酬这类有形报酬因之能水涨船高，“尊严”和“价值”这种无形的报酬也能彰显。这“春天”的实现不是作者和杂志社说了算的事情，也不是政府能说了算的，很难。

希望有那么一天。



一个“90后”铁路女工的春节

车况良好的车辆。”王莹璞说。

半个小时后，对上货位的15辆车全部检查完毕。回到货运室，王莹璞终于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，她拿出手机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眼睛里却闪烁着泪光。

春节期间是万家团聚的美好节日，然而今年的春节对王莹璞来说，却笼罩着离别和悲伤的氛围。原来，就在春节前头几天，当所有外出的游子都赶回家与家人团聚时，最疼爱她的父亲最终无法战胜病魔，永远地离开了王莹璞和她的母亲。

面对父亲的离世，这个92年出生的姑娘却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坚强。王莹璞请了3天假，和母亲匆匆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后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货运室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有车辆到达，王莹璞又要继续回到岗位上忙碌了，她擦了擦眼角的泪珠，从容而坚定地走出货运室。

“如果我一蹶不振，本来就伤心的妈妈更是没有了主心骨，所以我要回单位上班，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感染妈妈。”王莹璞看着窗外的，强忍着泪水。父亲离世后，王莹璞的妈妈伤心过度，精神一直欠佳。“本应该多陪妈妈几天，可是春节期间车站人手十分紧张，我不想因为我请假而让同事多替我上班。”懂事的王莹璞告诉笔者。

王莹璞从事的货运员岗位事关车站的货装安全，工作时执行作业标准不能有半点松懈。“工作起来也能分散注意力，不会那么难过。”王莹璞把对父亲的思念转化为工作动力，“爸爸也是铁路职工，我相信他会理解我的。”王莹璞语气温和，却透着坚定。“明天下班，我会陪妈妈去公园走走，今后没有爸爸的日子我要和妈妈好好过。”王莹璞再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货运室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有车辆到达，王莹璞又要继续回到岗位上忙碌了，她擦了擦眼角的泪珠，从容而坚定地走出货运室。

(常婧 黄榆)

古典诗词的
正确打开方式

中华经典



编者按：火爆荧屏10日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，落下帷幕。这场诗词的盛宴，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古典诗词之美，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生敬意；同时也让我们感慨，在这个诗的国度，我们的生活为何却远离了诗意。

其实，诗歌与诗意的生活，离我们并不遥远。是时候，静下心来翻开书卷从古人的智慧和情怀中汲取营养，涵养心灵了。

本期开卷特邀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康震、出题组专家李小龙，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谢琰，为我们解读如何进行诗词学习。同时，“致敬中华经典”栏目也从即日起推出，在未来的读书岁月里，我们将邀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一起梳理、重温、学习那些充满智慧和文采的中华经典，领悟东方文化智慧和汉语言文学之美。敬请读者留意。

把古典诗词与当下

重新连接起来

李小龙

(中国诗词大会出题人之一)

中国古典诗词既有一般诗歌文体所应有的情感表达，也有中国古典诗词独具的对历史、对文化、对社会的容纳，诗词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为华美而隐秘的名片，原因正在于此。

中国诗词大会的题目，一方面尽量从大家熟悉的经典诗词中出题，以便更多的人能进入节目的情境之中；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尽量挖掘这些经典诗词中丰厚的意蕴。我们希望，选手在参加比赛时，无论某题是对是错，都会在对诗词的理解上有所进益，而通过题目以及点评嘉宾的扩展，让观众也不仅仅是看了一些别人的成败，而是自己也有所收获，并燃起对诗词的热爱。

唐代文学研究大家傅庚生先生曾说过一句很朴素的话：“读50首唐诗，不如把一首唐诗读50遍。”其实也大概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理念，那就是：对诗歌的

占有不是背诵，而是理解与欣赏——我们回想一下，很多人从小就会背诵的很多名诗，其中多少人连诗歌的义都有误解，对诗意就更难知音，于是，那些背诵最后成为炫耀的资本，并逐渐在记忆的沙漠中蒸腾；而理解与欣赏却是内化的营养，滋润着生命之树。

可能有人会很在意古典诗词的形式在节目中的体现，如读音、用韵、平仄、格律等等。我们自然明白这些形式因素的重要性。但客观地说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古典诗词可供阐发的维度极为丰富，那些关乎天地秘奥、社会万象、生命重量、情感温度的层面才是古典诗词能与当下沟通的最佳维度，才是我们应当重视的核之珠。如果我们斤斤于字词之平仄、清浊、阴阳，才是死于句下，不辨玉石。一个普通的读者喜欢某首诗，绝不会因为此诗押了三江之险韵或用了拗救——如果他由喜爱而至以此为专业，到时再补这一课顺理成章。所以，在目前，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把与古典诗词与当下重新连接起来，让诗词不再是考试的分值与阅读材料，而是联系自我生命的标定，联系文化基因的根基。

中国诗词大会看似竞赛，其实倒更像一个重视分享的读书会。作为竞赛当然要有输赢；但作为读书会，则会形成一个知识场，更重视所有参与者的诗意共建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是最不重视输赢或者功利的赛场，展示与交流、分享与开悟，或许才是诗词大会带给每一位选手的“胜果”。(王笑非 整理)

诗歌属于每一个人

谢琰

(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讲师)

诗词，不是“学霸”的专利，而是每个中国人精神生活、审美世界的一部分。诗词，也不是吟风弄月、扭捏作态，而是当代人认知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、一种捷径。懂得了这些，才不至于陷入“技术”的幻觉，才是真正懂节目组和点评老师的心。

诗词大会“终究是”节目，“看完”节目，“是洗洗睡了，还是秉烛夜读？我相信很多人会去找各种诗词书来看。那么，我想提出两点建议：

一是读什么版本的诗词书？即便是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也有版本的问题。我建议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喻守真编注的《唐诗三百首详析》。而《宋词三百首》，我以为选词是有偏颇的，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唐宋词选》。此外，《唐诗鉴赏辞典》和《宋词鉴赏辞典》也是比较通行、影响较大的书。我还要鼎力推荐沈祖棻先生《宋词赏析》《唐人七绝诗选释》，赵齐平先生《宋词臆说》，刘学锴先生《唐诗选注评鉴》，以及叶嘉莹先生的诸多谈诗论词的著作。《大都收在“迦陵著作集”这套书里面，如果觉得深，可先读演讲录一类的文字》。唐宋以外的作品，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“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”中选择，比如《诗经选》《三曹诗选》之类。当代学者讲《诗经》，当然首选李山老师。如果大家特别中意某家作品，想集中

多读，也可同样从“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”中选择，如《李商隐诗选》《苏轼选集》。如果还是觉得不够满足，想读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，那么尽量去买中华书局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”和上海古籍出版社“中国古典文学丛书”里面的书。

二是怎么读诗词？我想大概有三类读法：第一类是“死记硬背型”。虽然背得“口滑”，但“食而不知其味”，此法不可提倡。第二类是“情感代入型”，也不是正法。鲁迅先生曾说读小说最大的误区就是把自己想成小说中的某个人物，比如读《红楼梦》就以为自己是贾宝玉。同理，读秦观词就觉得自己的千古伤心人，读李白诗就觉得自己的豪迈惊天，都是低端且低效的读法。读的少，尚有慰藉、勉励的功效。倘若沉迷，便只是放大自己的性格局限，自我陶醉，了无所得。第三类，是我主推的“历史体验型”，就是读李白好好读李白，不要攘着自己心里那么一点点淫逸，而要试图了解李白的人生、盛唐的社会，读出他的快乐与痛苦，伟大与可笑。我一直认为，审美不是只靠内心那么一点点感觉，而是要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和深沉的思考基础上。那么，如何进行“历史体验型”的阅读呢？捷径是：一边读某人的诗，一边读他的传记。古代大诗人，基本都有比较权威的传记。如果懒得去找，也有捷径：南京大学出版社出过一套“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”，虽云“思想家”，其实包括很多诗人、词人。比如周敦颐先生《李清照传》，苏轼先生《杜甫评传》，王水照先生、朱刚先生《苏轼评传》，都是权威的著作。

“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，而想得太多。”近来我常常念叨杨绛先生的这句话，送给大家，也来自勉。

(苏墨 整理)

澜壮阔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建设者和开拓者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代汽车人。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博物馆，馆藏了丰富的经历和财富。他们中的不少人，在近年相继离世，那段历史也随着他们的离世逐渐被尘封。这让《红旗》一书的史料价值愈加凸显。

以史鉴今。在召唤重拾工匠精神的时代大背景下，在我国要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下，《红旗》一书的出版可谓“来得正是时候”。它不仅记录了历史，更关照了现实。因为正是老一代红旗人对匠心的坚守、对技能极致的追求，才让红旗车如此迅速地拓荒和发展。

没有老一代红旗人的工匠精神，就没有红旗车的辉煌：时任车间技术科长的李刚攻克了发动机上消除噪声的液压挺杆技术，这项技术当时美国解决才没几年，而苏联还没有过关；当时在设计处的刘经传面对一无所知的液压自动变速箱，仅

《红旗》：不忘初心，让工匠精神延续